



蕭穆什金著

阿里傑的末路

作家出版社



阿 里 傑 的 末 路

上 冊

蕭 穆 什 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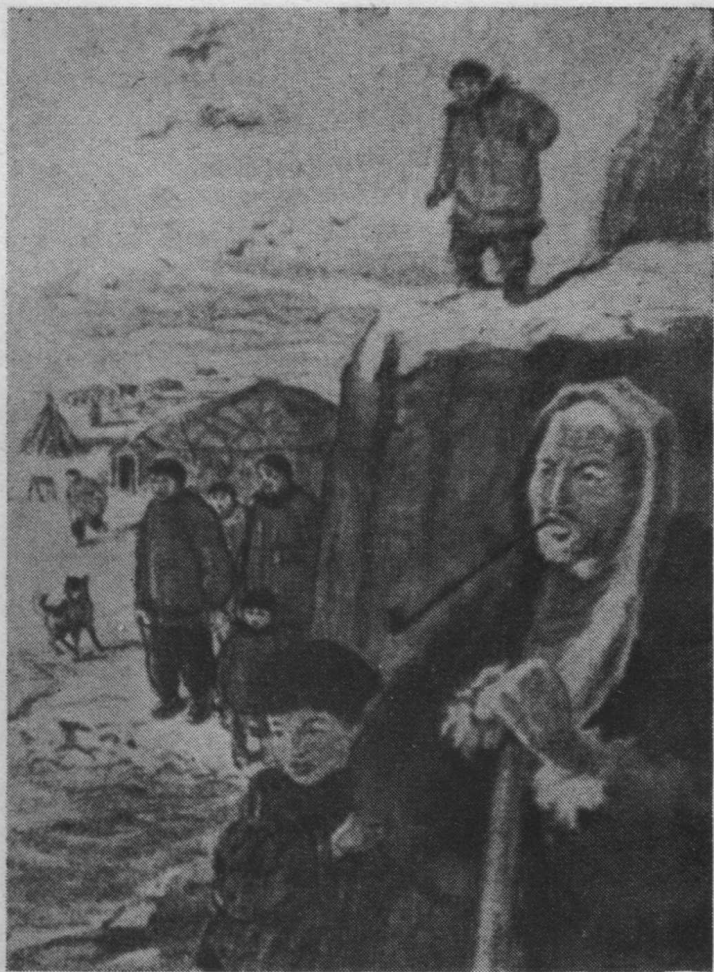
劉 湖 深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

作 者 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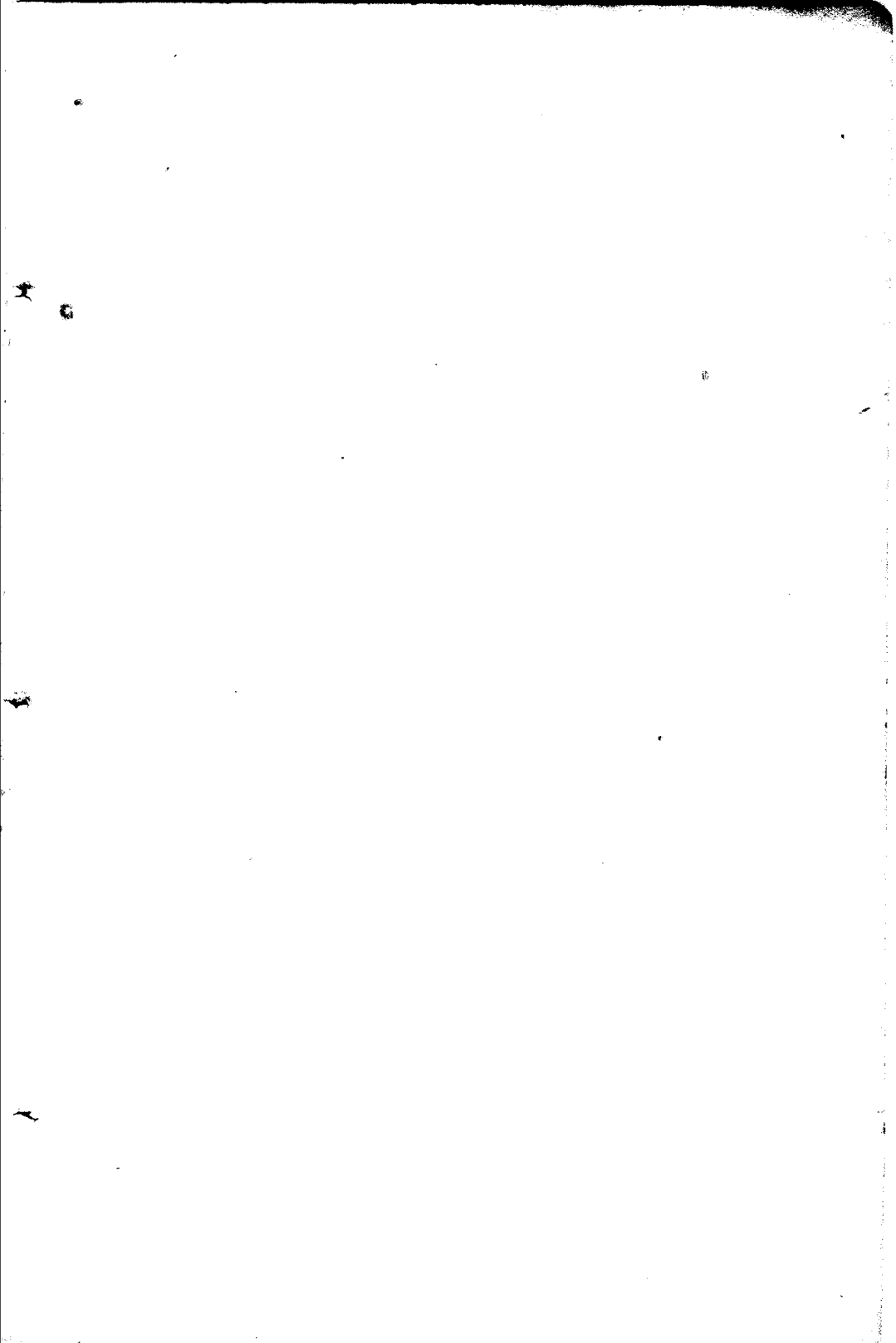
恩瑪凱聚居區的人已經到海邊來迎接從海象獵場回來的獵人了。

AWT/1257/02

目次

第一部		一
第一卷		三
第二卷		一四

第一部



第一卷

第一章

打早晨起就很寧靜，老遠可以聽見人聲。海上風平浪靜，海波微微地起伏着。傍晚颳起猛烈的北風。海水奔騰起來。波濤洶湧，嘩嘩的聲音在山中回響着。恩納爾和居區的人已經到海邊來迎接從海象獵場回來的獵人了。

他們聚精會神地凝視着波濤洶湧的大海，互相煩躁不安地大聲叫喊着。他們那穿着寬大的皮襖的身形襯托在還未融化的白雪的背景上，顯得輪廓分明。風越颳越大了。巨大的浪頭打在海灘上，水花四濺，隨即消逝了。

「阿里傑！阿里傑！阿里傑！」站在懸崖上的一個孩子忽然尖聲大叫起來。

他用手指着海上，不停地尖叫，因為他是第一個發現阿里傑的人，所以覺得非常得意。

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隻掛篷的捕鯨船。它一會兒在浪頭上高高地騰起，一個兒又落進黑色的深坑。談話全停下來了。瓦爾老頭，一位高明的獵手，一拐一拐地向一羣激動的婦女走過去。他穿着一件破舊的馴鹿皮襖，整整齊齊地束着一根海豹皮帶子。他那深深地刻着苦難的皺紋的嚴峻的面孔，表現出他的沉着和世故。老頭在海上過了一輩子。他死裏逃生不止一次，大夥兒都尊重他的意見。

他用眨個不停的眼睛望着波濤洶湧的大海，鄭重其事地，很有見識地說：

「坐捕鯨船到大浪裏去並不危險——它是木頭做的，又有龍骨。」

他把兩隻乾癟的手疊成小船的形狀，表示出龍骨的樣子。

「可是坐平底皮船到大浪裏去就不行了。說不定會翻掉。」

老頭說的話是盡人皆知的，可是大夥兒還是仔細聽他，並且特別恭敬。婦女們偶爾焦急地朝海上望望。她們全知道，獵人們在這樣的天氣格外小心，把灌滿空氣的海豹皮囊繫在皮船船舷上，可是仍舊壓制不住爲丈夫擔憂的心情。

皮船也在遠處出現了，望起來只是些若隱若現的黑點，一下子不見了，一下子又出現在浪頭上。捕鯨船扯滿篷向海邊疾駛。龍骨破開波浪，船越走越近了。巨大的船篷兜住了每一陣狂風。捕鯨船駛近海邊的時候落下了篷，蓋住海象的屍體。

船頭上站着矮胖的獵人屠瑪屠蓋。他手裏拿一根盤成圈兒的細長的皮帶子，目不轉睛地望着波浪，準備把它扔上岸去。船在浪頭上高高地騰起，但屠瑪屠蓋又開兩隻腳牢牢地站着，就着船兒的顛簸保持着身體的平衡。他光着腦袋。波浪打上來，水花四飛，他衣服上的水往下直淌。獵人們坐在捕鯨船上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波浪。

當捕鯨船被頂到一個大浪頭上的時候，屠瑪屠蓋使勁一甩手，把皮帶圈朝岸上扔去，可是被退下來的水波帶回來了。

船在波浪裏顛簸了好久，被獎控制着。屠瑪屠蓋三番五次地把皮帶扔過去，但是都不頂事。

瓦爾老頭坐在一旁，一邊瞅着捕鯨船，一邊抽着他的大木頭煙袋。忽然，他很快地脫掉皮靴，捲起褲管，從一個小伙子手裏奪過一個和屠瑪屠蓋的相同的皮帶圈，向水邊奔去。當一個大浪頭退下去的時候，他以青年人的迅速與敏捷跟在後面撲過去。老頭把皮帶使勁一甩，熟練地把它扔出去，正好套住屠瑪屠蓋的脖子，他頭也不回，馬上以更快的速度奔回來，躲開了一個新捲上來的浪頭。他往雪地上一倒，上氣不接下氣。婦女們飛跑過去替他穿靴子。

『氣力不小，可是不够靈巧。』瓦爾含笑向獵人們點點頭說。

站在岸上的人拉住捕鯨船的纜繩。老頭爬起來。他不聲不響地、一心一意地注視着波浪，數着它們。

人們抓住纜繩，眼睛瞅着老頭，等他的命令。

獵人們不停地划着槳，不叫捕鯨船過早地騰到大浪頂上。

老頭讓幾個大浪頭打過去，於是大聲叫人們好好兒抓緊纜繩。突然，瓦爾跳了起來，拚命大叫一聲：

『拖——啊！』

岸上的人立刻拉緊纜繩，大叫大嚷地拖着被大浪追上來的捕鯨船快跑。一個浪頭嘩嘩地打上海灘又退下去，把捕鯨船送上了雪地。

一個脖子很結實的矮胖漢子猛的從船裏面跳出來。他那顴骨高聳的、久經風霜的面孔差不多是紫銅色的。骨碌碌轉的黑眼睛眯成一條縫，在那擋太陽的美國賽璐珞眼罩底下閃閃發光。實際上，

太陽早就隱沒在雲端裏了，但是阿里傑却不肯離開他的眼罩，因為他喜歡美國的東西。他那沒戴帽子的頭上長了一圈烏黑的，又直又硬的頭髮，幾乎把額頭和耳朵全給遮住了。頭頂是剃得光禿禿的一塊。阿里傑的臉和他那整個的矮胖身材表現出力量、固執和殘忍。他穿一件海豹皮上衣，束一根七股的長燈芯，代替普通的海豹皮帶子。這根腰帶上掛了很多護身符：小塊的獸皮，一顆紅色的珠子，一隻用骨頭雕的小海象和一枚二十分的錢幣。捕鯨船上也吊着各種各樣的避邪符。這些符是用來避邪消災、除疾病、給生活和交易帶來運道的。獵海象的成績不錯，阿里傑心裏很高興。

『附近沒有海象啦！』他告訴圍着他的一羣族人說。『海象到離海邊很遠的地方去了。那邊，遠着呢！』阿里傑手一揮，朝海上做了個手勢。

他轉過身來對着捕鯨船，朝人們大喝一聲：

『噯，你們這些傢伙！把船拖開，別叫浪打着它！你們瞎了眼啦！記號會沖掉的呀！』

這個記號——『1916』年——是用黑漆描畫在船舷上的。這是賣捕鯨船給阿里傑的那個美國人親手描的。四年來，阿里傑每年把這記號加一次顏色。『1916』已經變成『1016』了。對這個為興旺的生活打下基礎的記號，阿里傑是細心地、迷信地保護着的。

『快，快把船挪開！』他拉開嗓子大叫。

人們擠在船旁邊，把它從堅硬的雪上拖過去。船上有很多肉——三隻海象的肉。在血淋淋的屍體上，放着十一個長着彎曲的長牙齒的海象頭。

屠瑪屠蓋抓住最大的一個頭的牙齒，好容易把它搬到船外邊。他把牙齒往雪裏面一插。捕鯨船

周圍的雪上馬上浸透了鮮血。屠瑪屠蓋搬出第十一個頭，把它跟其餘的排成一行。長着大鬍子、睜着大眼睛的海象頭在雪地上排成一行，就像活的。

阿里傑知道：他的朋友——那個美國人只要門牙！肉可以扔到海裏去。況且，船上也裝不下三隻以上的海象。

婦女們肩膀上抗着孩子，站在海邊上。她們嘴裏嚼着海帶，聚精會神地、不聲不響地望着海上的皮船。

「不，海象遠着呢！皮船獵人一隻也沒有打到，」阿里傑帶着自滿的微笑說。「我的捕鯨船又牢又快，像一隻馴鹿。海象逃不出我的手。我給查理買船的六張白熊皮、兩袋白狐皮和紅狐皮沒有白費！另外他還收了我多少海象牙！」阿里傑朝海上做了個不以為然的手勢，添上一句：「坐皮船打獵——等於不帶步槍獵狐狸。」

瓦爾老頭走到那些海象頭跟前，悲傷地瞅着它們，說道：

「浪費了多少肉！丟了多少食物！整整的八隻海象啊！好好的食物扔在海裏了。」

「美國人不會給我壞船的，」阿里傑說，也不理會老頭，自管自往那堆着的海象屍體走去。

狗也從整個聚居區集中到這兒來了。牠們乖乖地坐成一個半圓形，懂事的眼睛盯着屍體，舐着嘴巴。牠們偶爾也流露出不耐煩的樣子：嗚嗚長嘯或者是磨着牙齒。最沒有耐性的狗索性就把浸了血的雪塊抓起來吞下去。

老早就沒有肉吃了。雪橇路一斷，狗也沒有東西餵了。牠們又瘦又髒，肚皮兩邊垂着一撮一撮

的毛，在聚居區裏跑來跑去，爲了搶那些扔出來的骨頭惡狠狠地打架。牠們跑到苔原●深處去，變野了，靠土撥鼠和地松鼠過活。只有阿里傑的狗養得胖胖的。阿里傑喜歡好狗。

一隻狼狗經不住考驗，朝海象肉撲過去。

「噓！等輪到你吧！我也耐着性子等一塊肉哩，」瓦爾叫道，拿柺杖把牠趕開了。

那隻狗沒精打采地跳到一旁，憤憤地瞅着老頭。

阿里傑眯縫着眼睛，在研究一個大海象頭。他把象牙從雪裏面拔出來，把海象頭翻轉，用右手量一下牙齒。

「好牙齒。一根有二十磅重。」

沒有一個獵人對這個「磅」的分量或者任何的重量有一點概念。只有經常跟查理來往的阿里傑清楚地懂得什麼叫磅。

皮毛貿易所的老闆查理·湯姆遜選了阿里傑做他的代理人，又爲了尋尋開心，教他用英國秤稱海象牙。

阿里傑現在提到磅，只不過爲了賣弄他對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的知識，好叫人家知道他——阿里傑是個多麼有見識的人而已。他眯縫着骨碌碌轉個不停的眼睛說：

「狗不懂人話。咱們的人也不懂得磅。可我知道什麼叫磅！」於是阿里傑得意揚揚地笑了，露出他那一嘴堅固的白牙齒。

「不，阿里傑，」瓦爾搖搖頭說，「你不應該笑。狗懂得人話的。只不過不願意和人交談。我這

樣想，」老頭一本正經地說完他的話。

阿里傑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「你說什麼，老頭？你把腦瓜子忘在帳篷裏啦？」

瓦爾沉默了一會兒，眨眨眼睛，用教訓的口氣說：

「每一個腦袋呀，阿里傑，都是理解力的根源。人也好，畜牲也好，哪怕是小鳥兒也好——全有理解力。要是咱們的人自個兒拿海象牙賣給「紅鼻子查理」，不經你的手，他們也會懂得啥叫磅的。」

「你幹嗎管他叫「紅鼻子」？你不知道他不喜歡這個名字嗎？」

「可不能把紅狐喚做白狐呀！他是紅鼻子嘛，」老頭說。於是他小心翼翼地、不慌不忙地向婦女們走過去。

阿里傑在他背後輕藐地瞪着他，睡了一口唾沫，走到獵人們那兒去了。他們已經把海象頭放在雪橇上，排成單行套上挽具，向阿里傑的帳篷拉去。

不等到飢餓的人請求，阿里傑就嚷道：

「每個人帶一塊肉到他的帳篷裏去！大夥兒都要吃東西的。皮船獵人說啥也不會帶肉回來了。還是讓我養活大夥兒吧！」於是轉身向着瓦爾老頭，在他背後叫道：「你還說獵人們應該自個兒同美國人

● 北極圈內的凍土地帶，除了苔蘚以外什麼植物也不生長。但經過蘇聯科學家的努力，現在已能生長南方的植物。

● 北極地帶的土著人民用獸皮做的帳幕住宅。

做交易哩。大夥兒不是要我幫忙嗎？要是他們自個兒同美國人做交易，他們要吃虧的。我不會吃虧。」

「美國人是你的老朋友嘛。」老頭回答說。

人們肩膀上抗着大塊的肉，歡天喜地地回自己的帳篷去了。個個都是快快活活的。當然囉！第一次打獵得到的肉呀！狩獵季節才不過剛開始哩。

皮船快到岸了。

「站住！」阿里傑忽然大叫一聲。「把肉放下來——應當先把皮船弄上岸！」

大夥兒服服帖帖地放下肉，朝阿里傑跑過來。他是「地主」——聚居區的主人，大夥兒對他絕對服從慣了。阿里傑的權勢海邊上到處聞名，哪怕是飼養馴鹿的遊牧人——喬楚人——所住的苔原深處也不例外。

用舊麻袋做篷的皮船已經駛近海邊。其中有一隻齊舷沉在水裏。六隻灌滿空氣的海豹皮囊好像怪獸的腳爪似的拍着水，使皮船浮在水上。穿皮衣服的獵人坐在船上，船裏面的水淹到腰部。他們沉着地使勁划着槳取暖，同時也免得皮船在皮帶沒有扔上岸的時候被冲到岸上。四個小伙子站在海灘上，準備接皮帶圈。

瓦爾老頭的兒子瓦姆喬扔了三次皮帶，但總是扔不到岸上。水淋淋的瓦姆喬在船上站起來，水深齊膝。海水在皮船的軟底下面汨汨地響着。瓦爾老頭動手脫他的靴子。就在這時候，瓦姆喬跳到船邊上，使勁把皮帶扔上了岸。

老頭抓住一個適當的時機，又大叫一聲：

「拖——啊！」

皮船被拖上了岸。獵人們水淋淋地從船裏面跳出來。水從船底的窟窿裏流出來，空氣囊軟綿綿地掛在船舷外邊。

「海象皮舊了，」瓦爾老頭嘆口氣說，「夏天該換了，可是沒有皮啊。」

皮船很快都上了岸。全是空的。全體皮船獵人只帶回一隻海豹。對他們說來，獵海象的季節開始得很不順利。

「要不是阿里傑的話，就嚐不到新鮮肉了，」屠瑪屠蓋說。

第二章

娜吉瑙，一個滿臉刺花的大塊頭女人，在忙着替她的丈夫解開皮靴上的濕皮帶子。阿里傑仰面躺着，不聲不響地瞅着他老婆。

娜吉瑙替他脫掉靴子和毛皮襪子，拉下緊緊裹住他兩條腿的海豹皮褲子，把它們晾在天棚的橫梁後面。

阿里傑半裸着身子，只穿一條裏面有毛的麂鹿皮做的薄褲子，坐在一張毛茸茸的馴鹿皮上。從

他寬闊的胸膛、粗壯的脖子和肌肉發達的胳膊可以看出他那不同凡響的體格。的確，全海邊沒有一個人能打得過他。阿里傑喜歡摔跤，常常強迫人家接受他的挑戰。海邊有些人被他弄成殘廢。現在他坐在帳子裏，撫摩着自己強壯的肌肉，好像在準備一場就要到來的摔跤似的。

阿里傑的皮帳子很寬大。三隻油盆供給了充分的光和熱。油盆上掛着茶壺和一鍋新鮮海象肉。椽子上吊着的是各種避邪符：海獸、小魚、小人像。有一個符年代很久了，黑得叫人認不出究竟是個什麼東西——狗呢，狐狸呢，狼呢還是熊。

這些符是避邪消災，保佑帳篷的平安的。

靠近前面牆壁放着的一隻木箱上，有一隻亮晶晶的美國鎳質鬧鐘。從它所指的時間看來，這隻鐘也是當做避邪符用來促進美國人的良好貿易關係的。

在油盆旁邊的一堆馴鹿皮上，坐着一個一絲不掛的、軟弱不堪的老頭，這是阿里傑的父親——柯勞蓋法師。幾根疏疏落落的灰色長鬍子垂在他那凹陷的、皮膚打了皺的胸脯上。他瘦骨稜稜的膝蓋上垂着一塊薄薄的麂鹿皮，就像搭在兩根棒上似的。柯勞蓋法師在補一面鼓，他把一隻乾海象尿脬釘在鼓邊上。

「昨兒晚上我打了好半天鼓。手痠了，鼓也打破了。可是消掉了神靈的怒氣，」柯勞蓋用發抖的聲音說。「所以你會遇到這麼多海象的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爹。你把海象招呼到我船旁邊來了，」阿里傑承認說。

柯勞蓋受了恭維，抿着嘴巴嘻嘻一笑，拾起一根鯨鬚做的小棒替自己搔起背來，嘴裏快活得哼